

现场

雷
著

所有天衣无缝的伪装，
都有着灵魂深处的破绽。

罪恶终将无所遁形

「颠覆常理的案件」

已知犯罪动机、时间和作案工具，如何求证
他不是凶手？

真相不是
为了告慰亡者

而是为了
警醒活着的人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完美现场

于雷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美现场 / 于雷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94-0494-7

I. ①完…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6604号

书 名	完美现场
作 者	于 雷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周亚林
责任 编辑	姚 丽
策 划 编 辑	尹佳月
责任 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94-7
定 价	3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法律顾问: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



001

第一章
你知罪吗



013

第二章
周瞳



028

第三章
袭击者



039

第四章
该死



054

第五章
浑蛋



071

第六章
交错



086

第七章
迷途



099

第八章
棋子



117

第九章
反击



132

第十章
好奇



147

第十一章
情欲



165

第十二章
选择



180

第十三章
营救



191

第十四章
面对面



211

第十五章
故事里的事



224

第十六章
龙潭虎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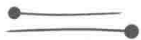
240

第十七章
劫拉



256

第十八章
潜入



268

第十九章
阴阳



278

第二十章
王牌对底牌



296

第二十一章
所罗门的判决



306

第二十二章
开始还是结束



320

尾 声

第一章 你知罪吗

罗子豪喜欢有规律的生活，比如每天七点半起床，八点吃早餐，九点准时到单位上班，十二点半吃中餐，五点下班……如果有一天不被意外打乱，那么对他而言实在是完美的一天。然而偏巧，他做的是最没有规律和计划的工作——警察，不但是警察，还在最忙的重案组。他一直计划着辞职，找份清闲有规律的工作，但显然，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找到。

下午四点五十九分，罗子豪看了看手上的腕表，还差一分钟，他就可以下班了，而这一天离完美还差一分钟。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心头。

果然，又有案件发生了。罗子豪一直很纳闷，这个世界怎么就不能消停一下，哪怕一天，就一天，他也知足了。可这还不是让他最郁闷的，更让他揪心的是这次要去的案发地点得经过城区最堵的二环线，而现在正是下班的高峰期。

罗子豪拿上外套，取下挂在墙上的车钥匙，喝了一大口咖啡，努力让自己打起精神。

不过他的举动，很快引起了新来的实习警员李兴雯的关注。如果是下班，罗子豪不会开警车，而现在他拿了警车的钥匙，显然就是要去办案。

“罗科，可以带上我吗？”李兴雯露出自己的招牌笑容，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

罗子豪对于这种没事找累的人，一直深表同情，但他能够理解年轻人的上进心。

“嗯，可能有点血腥，能行吗？”

“没问题！”李兴雯很肯定地点点头。

果然如罗子豪所料，原本十五分钟的路程，足足用了一个小时。到达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

整栋公寓楼都已经被警方封锁，楼下停着三四辆警车，闪着警灯，引人注目。周围还聚集着一些看热闹的人，伸长着脖子，指指点点，还有些年轻人甚至拿着手机拍照摄像，兴奋地把图片影像传上社交媒体。

罗子豪摇摇头，对于这些无聊的看客，他是没办法喜欢的。

负责封锁的警员认得罗子豪，连忙为他拉开封锁线。

罗子豪带着李兴雯走进公寓楼。这是一栋老式公寓，出入口只有一个，没有电梯，也没有物业和保安，临近街头。楼道里有些昏暗，应该是照明灯很久没有更换，有的楼层灯甚至根本不亮了。

两个人上到七楼，案发的房间大门敞开着，几个警员正忙碌，面色沉重，看来情况很不乐观。

罗子豪和李兴雯从一个警员手上拿过手套和鞋套，熟练地戴上。负责现场的警官叫莫凯，看到罗子豪进来，连忙迎上。

“罗科，很久没遇到这种案件了，没办法只能请您跑一趟了。”莫凯脸色有些发白。

罗子豪微微点头，没说话，径直朝卧室走。

李兴雯也感觉到气氛的压抑，不敢出声，跟在罗子豪后面。

这是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面积六十平方米左右。无论从装饰还是家具上看，房间里都充满了女性的味道。

卧室的门开着，罗子豪走进去，愣住了。

李兴雯紧随其后，从罗子豪的背后挤出半个头，当她看到眼前的一切，立刻觉得一阵头晕目眩，肠胃不受控制地翻腾起来。

“对……对不起……”李兴雯转身就冲出房间，抓过一个袋子，一阵呕吐。

莫凯看了眼李兴雯，摇摇头，走到了罗子豪身边，开始简单介绍案情。

“死者叫杨颖颖，女性，27岁，职业是秘书。尸体是在今天下午十五点十分左右被发现，报警的人是负责打扫屋子的清洁工人，第一批警员是在十五点三十分到达，并立刻对现场进行了保护，法医初步推断死亡时间是在凌晨四点左右，其他线索还在搜集，详细的情况恐怕要等到明天早上。”

罗子豪没说话，他经历过不少凶杀案，但像这样的“大手笔”还是头一次。一个聪明的犯罪者不会这样大动干戈，你做的事越多，留下的线索也就越多。而这个凶手似乎完全不在乎，卧室里的

家具全部被凶手移动过，床被立了起来，女死者被钉在床板上。更夸张的是，凶手在天花板上画了一幅画。虽然罗子豪并不是很懂绘画，但就这幅画本身来说，绝对好过某些三流艺术馆里的藏品，虽然凶手只用了一种颜色——红色。

罗子豪小心地跨过血迹，往前又走了几步，他开始近距离观察死者。

死者全裸，腹部以下，大腿以上，几乎血肉模糊，很难看出原来的样子。双手和双脚被略显夸张的大头钉穿透，牢牢钉死在床板上。身体上其他部分则完好无损，精致的五官和白皙的皮肤，不难看出死者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死者遭受如此酷刑，竟然看不出有太大反抗和挣扎的痕迹，由此可见，凶手要么对死者用了药物，要么是在死者死后才摆弄这些复杂的东西。虽然尸检报告还没出来，但罗子豪更倾向于前者。

“现在还没有找到凶器，但可以确定死者的伤口是由刀刃反复抽插造成的……真是变态！”即使是莫凯这样见多识广的警官，想起凶手疯狂的行径，也不由一阵反胃。

“不仅仅是变态，你看看整个罪案现场，充满了仪式感。凶手一定对某种东西相当的狂热！”罗子豪表示同意，但又补充道：“这幅画有什么线索？”

“暂时还没有头绪。”莫凯摇摇头。

“所罗门……很像《所罗门的判决》……”李兴雯捂着嘴，尽量不去看尸体。

“什么《所有门的判决》？”罗子豪感兴趣地问道。

“不是所有门，是所罗门，油画，普桑的作品，绘于1649年……”李兴雯说着又跑了出去。

罗子豪刚当警察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经历，所以他并没有嘲笑李兴雯。

“没事，以后吐着吐着，就会习惯了。”罗子豪并不是很善于安慰人。

李兴雯接过他递过来的纸巾，擦干了嘴，深吸了一口气，这才慢慢缓过神来。

“你对油画还懂得不少啊？”

“大学选修过美术……”

“这个《所罗门的判决》究竟什么来历？详细说说，或许对破案有帮助。”罗子豪摸出一盒烟，“不介意吧？”

李兴雯摆摆手，不过她还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站的位置，然后才把有关《所罗门的判决》这幅油画作品的详细情况向罗子豪做了说明。

《所罗门的判决》油画作品，法国画家普桑于1649年创作，作品描绘了大卫王和拔示巴之子所罗门在统治以色列时期，智慧公正地审理两名妇女争夺婴儿的故事。两个女人来找以聪慧著称的所罗门国王。她们两人住在一起，各有一个婴儿。其中一个孩子在晚上死掉了，两人都声称那个活着的婴儿是自己的孩子。为了找出真相，所罗门拿剑威胁说，要把孩子割成两半，好让两人各得一半。孩子的亲生母亲立刻出于天生的母性宁可放弃，而那位冒充的母亲却愿意看着孩子死于非命。

“普桑成功地运用了最为简洁的手法深刻地表现了一幕人间戏

剧。他刻画了最为撕裂人心的强烈情感——这在17世纪被称为‘灵魂激情’。同时，他用完美的理性与之对照，所罗门国王象征着绝对理性。所罗门明辨是非，于纷杂混乱中洞察善恶……”李兴雯仿佛背书一般，把曾经学到的有关这幅画的评论脱口而出。

“这么说，凶手是自诩为正义的化身了？”罗子豪把烟头掐掉。

“他留下这幅画作，应该是想表达这么个意思。”李兴雯捏了捏鼻子。

“这年头，怎么会有这么无聊变态的家伙！”罗子豪叹口气，看来今晚又要加班了。

李兴雯从案发现场回到家的时候差不多九点，她一进家门就看见妈妈正陪着姑妈掉眼泪，父亲则坐在一旁叹气。

她立刻想起来，今天是表姐的忌日。

“妈，姑妈，别伤心了，都过去那么久了。”李兴雯坐下来，搂住姑妈的肩膀。

“雯雯乖，姑妈知道的，只是想起来，还是忍不住……她那么年轻……要是还活着，肯定也像你这样有出息……”姑妈摸着她的脸蛋。

“雯雯啊，你现在是警察，你可要帮你姑妈做主，她一家子全被那个什么叫周瞳的坏蛋给拆散了，你就不能把他给抓了……”李兴雯的妈妈义愤填膺。

“淑云，你就别给瞎添乱了，说什么呢！”李兴雯的爸爸这个时候坐不住了。

“李莹……李莹是个好女孩啊，你知道你表姐的，她可是大好人啊，为什么啊，为什么老天那么狠，连我唯一的女儿也不留给我？我恨死那个男人了，恨死他了！”姑妈这时候从啼哭已经变成号啕大哭。

李兴雯想起表姐李莹也不禁黯然神伤，她比李莹小三岁，小时候常跟着这个仗义的表姐屁股后面混。她被人欺负，是李莹帮她出头，教训恶霸；她受委屈，是李莹安慰她；她第一次喜欢男孩子，也是偷偷告诉这个表姐……李莹不仅仅只是她的表姐，更是她的偶像、闺蜜和玩伴，然而表姐那么年轻……那么年轻就……走了。至今她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接受。

“周瞳，你到底是什么人？”

李兴雯每当说到这个名字，情绪远比她自己想象中更复杂。她非常清楚这个表姐李莹有多么爱他，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找他，最后的结果却也真的……而关于周瞳的各种传闻，或者说是传奇，在她进入警校的第一天，都或多或少地从身边的同学和教官那里听到些，尽管她已经尽力回避。更让她想象不到的是，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再不接受任何委托，只是安心地去做一个历史老师？

李兴雯感觉到浓浓的困意，终于慢慢闭上了眼睛……

罗子豪本以为这个“所罗门”的案件会异常的复杂，然而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凶手实在留下了太多的线索，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人——刘揆，他就是杨颖颖的老板，也是她的情人。警方在杨颖颖的房间里提取到他的指纹，当然，这个并不稀奇，但是在墙顶也

采集到他的指纹，就不能不惹人怀疑了。

而就在命案发生的前晚，刘揆和杨颖颖在餐厅共进晚餐。据服务员讲，刘揆和杨颖颖大吵了一架，吵架的内容是杨颖颖逼刘揆离婚。这样杀人动机就有了。

刘揆也没有不在场证明，他说他回家后一个人在书房看书到深夜，然后在书房睡着了，直到第二天八点多才醒过来，所以没有人能证明他当晚究竟在哪里。

刘揆是美术系毕业的高才生，在他画室搜查到的画笔纹路与死者墙上的绘画一致。

最重要的证据则是警方在刘揆的家里搜到了凶器，一把锋利的水果刀，警方在刀上发现了属于杨颖颖的血迹。

警方批捕了刘揆，并进行审讯，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杀了杨颖颖。

“凶器在你的书房里发现了，你怎么解释？”

“那把水果刀我从来没见过，而且如果真是凶器，我怎么不扔掉，还放在家里？”刘揆据理力争。

“我们在凶案现场发现一幅画，经鉴定画这幅画所用的画笔，正是你书房里的那支画笔。我劝你最好坦白交代，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实的证据。”审讯人员继续“威逼利诱”。

“我都不懂你说什么，杀个人还画画？”刘揆简直被审讯人员弄晕了。

“你还狡辩……我问你，杨颖颖是不是在逼你离婚，还让你付一大笔青春损失费？”

“我是和她有矛盾，也大吵过几次，但即使这样，我也用不着杀人吧？警官，你相信我，一定是有人陷害我……我真的没杀人啊！”

罗子豪在审讯室外几乎听不下去了，虽然证据和杀人动机都确凿无误，但是刘揆实在是不像一个为了正义而杀人的偏执狂。

罗子豪其实更相信刘揆，他对于这个调查结果心存怀疑，他的直觉也告诉他，刘揆不是真正的凶手，但他却找不到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这无疑是巨大的讽刺！他试图向上级解释，不能草率结案，但他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急于破案的领导没办法接受他的想法。唯一和他站在同一个阵线的、相信他直觉的，只有一个人——李兴雯。这个弱不禁风的实习女警员虽然看到尸体就会呕吐不止，但她却有着非常敏锐的判断力和庞杂的各类知识。罗子豪在接触李兴雯一个月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有时候甚至会与人开玩笑，如果李兴雯去参加“一站到底”这样的电视节目，肯定会变成望夫石。

刘揆被逮捕一个星期后，检方对他提起了公诉。

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就算到此为止了，即使还心存怀疑的罗子豪和李兴雯也不例外，但又一起作案手法近乎一致的案件发生了。

农绍石喜欢钱，他拼命地以权换钱，却从来不敢花，他的钱多到可以买下城市里最豪华的摩天大楼，但他依旧住着公寓，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然而这都没有关系，他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从独居的公寓里各个不同的地方拿出一摞摞藏着的钱，一遍又一遍地数，那种快感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

可以替代。他渴望每一次从睡梦中醒来，自己都躺在那无数钞票堆砌的海洋里。

这一天当农绍石醒来的时候，他却发现与往日有些许的不同，钱还在，但钱比往常更深入他的肌肤，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张一张的钞票插进了他身上的刀口里。

“啊……唔……嗯……”农绍石嘴里发出这种奇怪的呻吟，剧烈的疼痛，却喊不出来的滋味，是何等的恐怖。

他此时能看到在他的对面墙上，有一幅人皮拼图，图上是一个头戴皇冠的男子高坐于宝座之上，下面是跪地伏法的人。

一个头戴皇冠，身披黑色长袍的男人从门外缓缓走进来，一步一步靠近他。

“救命……救救我……”农绍石努力让每一个字清晰，但听起来却还是那么模糊不清，轻不可闻。

“你知罪吗？”男人的声音低沉浑厚。

罗子豪一直以为无论是想象力，还是人类的残酷性，都是有一个极限的，但是再次发生的谋杀案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认为的极限。

李兴雯毫无悬念地又吐了，而且吃什么吐什么，吐了两天，她妈一直追问她究竟是谁干的。

而这个问题，也正是罗子豪和李兴雯苦苦追寻的，究竟是谁干的？

刘揆在拘留所里，他干不了，恐怕连上一次的案件也未必是他干的。